



青年安德烈

——斯維尔德洛夫青年时代的故事

尼·波波夫著 关应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青年安德烈

——俄罗斯文学名著丛书之一

（苏）安德烈·别雷 著 曹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青年安德烈

——斯維尔德洛夫青年时代的故事

尼·波波夫著
关 应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0年·北京

青年安德烈

——斯維爾德洛夫青年时代的故事

〔苏〕尼·波波夫著

关应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十二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8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1/32 8 3/8印张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定价(4)0.59元

內 容 提 要

斯維尔德洛夫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維埃国家杰出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

本書写的是斯維尔德洛夫青年时代的革命斗争故事，安德烈是他做地下工作时用的名字。在本書第一部里，作者描写了斯維尔德洛夫还在年青时代就走上了为工人阶级事业和对专制政府进行斗争的道路。1900年他在中学念書的时候，开始和革命工作者发生接触。后来，离开中学，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下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在党的领导下，深入工厂，組織罢工运动，印发传单，組織五一示威游行，参加抗議沙皇政府把高尔基驅逐出境的示威游行。前后三次被捕，他都表現了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維克的高貴品質和对党的无限忠誠以及对敌人的万分憎恨。1903年出獄后，他遵照党的指示，离开故乡，去从事新的革命工作。本書第一部写到这里告一段落。

本書朴素、亲切地描繪出了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維克青年时代的形象，对于我国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一代是有教育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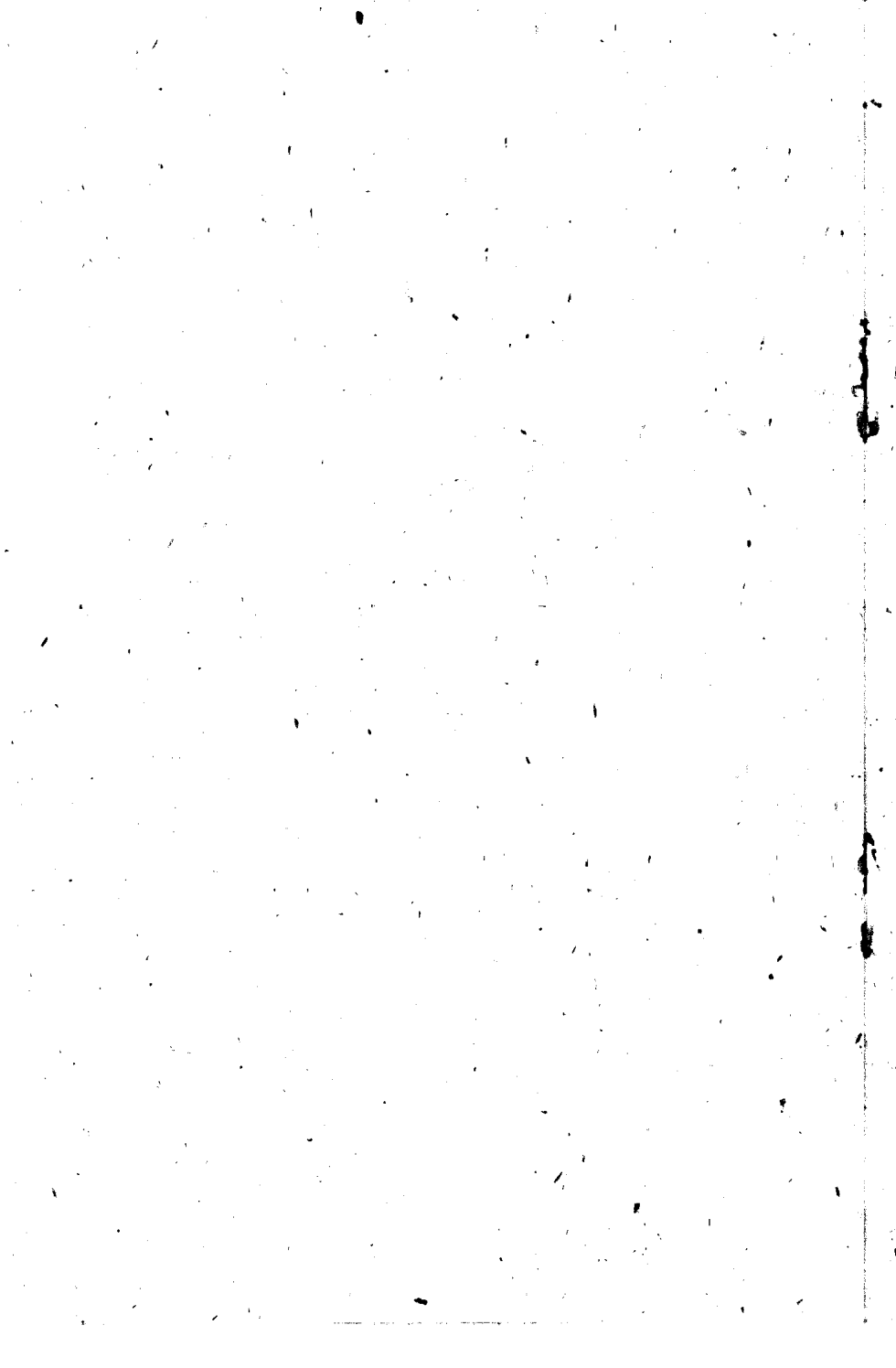
Н. ПОПОВ
ЮНОСТЬ АНДРЕЯ
ДЕТГИЗ 19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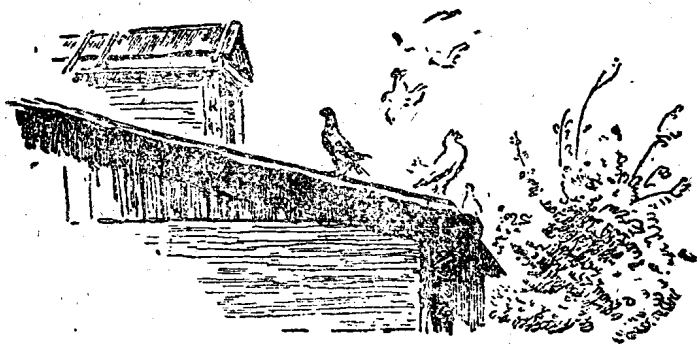
目 次

1. 在刻字鋪里.....	3
2. “火星报”.....	30
3. 第一次被捕.....	60
4. 日常工作.....	96
5. 漲大水的时候.....	131
6. 第二次被捕.....	156
7. 索尔莫沃.....	198
8. 第三次被捕.....	231

目 次

1. 在刻字鋪里.....	3
2. “火星报”.....	30
3. 第一次被捕.....	60
4. 日常工作.....	96
5. 漲大水的时候.....	131
6. 第二次被捕.....	156
7. 索尔莫沃.....	198
8. 第三次被捕.....	231





1. 在刻字鋪里

鸽子不是一齐飞起来的。它们一个一个地或者一对一对地从暗楼的小天窗跳出来，落到屋顶上，急忙迈小步跑到流水槽跟前，上下地望望，彼此互相瞧瞧，然后就傲然地在倾斜的铁屋顶上散开来。但是，当里面有一只刚刚拚命地煽着翅膀飞起来，其余的也都急忙地起飞了。离开屋顶的时候，它们是杂乱无章的一群，后来却突然展开了队形，斜着朝太阳飞去。

从昏黑的暗楼向开着的天窗外面看，秋天蔚蓝色的晴朗天空格外显得亮。

雅可夫第一个跑到窗前，挥着制帽。沃洛佳来晚了一

会儿。暗楼里面的角上有一只用灰色破麻袋盖着的木头箱子，他正在向那只箱子走去。雅可夫回头看看他，眯着让太阳照花了的眼睛，对着黑洞洞的地方喊了一声：

“沃洛佳，不用忙！到这儿来吧！清晨多么好！你呼吸一下！”

沃洛佳·鲁保茨基^①比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大两岁，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两个少年的幻想和对世界的认识是相似的。谈起这些事，只要说出半句话彼此就了解了。

“我想拿出来……”鲁保茨基说。

“来得及呀。”

鲁保茨基把头伸到天窗里。斯维尔德洛夫腾出一只手来，搂住鲁保茨基的肩，说：

“你知道吗，沃洛佳，时常有这样的日子，很想好好地生活着。而且仿佛是没有原因的。实际上有什么呢？阳光，天空，鸽子在飞。可是它使人振奋！你同意吗？”

“同意，但是要更正一下……”

“我知道，我知道！”斯维尔德洛夫笑起来。“你现在就要问了：‘为什么呢？’”

“我是要问的。因为，谁都知道，没有原因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正如俗话说得好：‘只有乌鸦才无故地飞呢。’我劝你

^① 弗拉基米尔·鲁保茨基(扎果尔斯基)是党的积极工作者。从1918年起任俄共(布)莫斯科市委書記。1919年9月25日由于社会革命党员向市委机关投掷炸弹而牺牲。

仔細想想。”

“你就是个煩瑣哲学家，冷淡无情！”

“你慢着，別生气。我馬上就解釋。这一切非常简单：比方說，人从暗处走到亮处来，看見了清晨的太陽，周圍幽靜，溫暖，于是他就想象，仿佛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了。只有他一个人和大自然！一錢不值的幻想。”

“不对！”

“对不起，請您說說吧！为什么不对？”

“因为它不对。你認為，我失望，我高兴，就是因为世上只有我一个人，現在这一切都是屬於我的嗎？胡說八道！并非因为它是我的，而是因为世界本来就是個十分美好的东西。而且是屬於一切人的。总之……你最好是不說話，光看。你看，你的鴿子多么合群呀。你欣賞一下吧：連一只掉队的都沒有。現在它們連鵠鷹那样的坏蛋都不怕了。”

鴿子在房子右边轉圈地飛着，仿佛消失在天空，然后又突然从飛着的小火星中出現了。

在那年久發黑的屋頂中間有一座沒有窗子的石塔，在陽光下顯出白色。从石塔沿着尘土飛揚的奧斯特洛格廣場的斜坡向上是一道高大而殘破的獄牆。

“也許是，够了吧，”斯維爾德洛夫最後說，隨着就轉身離開天窗說道，“應該工作了。”

他們从亮处来到暗处，不由地就稍微弯着腰，一前一后地向里面屋角的箱子那里走去。斯維爾德洛夫一边走，一边从制服的有一个发亮的金屬卡子的腰带后面掏出一本書

来，說道：

“順便說一下，昨天我的妹妹和女朋友們讀‘牛虻’讀得入了迷，把油燈從桌子上碰掉了。幸亏有一个人机灵，馬上用地毯裹起來了。”

“把妹妹裹起來了，還是把‘牛虻’？”

“把女朋友們！”^①

“你自己也不應該只袖手旁觀。莫非說，你手足失措了嗎？”

“沒有。我在刻字鋪里。你看……”斯維爾德洛夫把書夾在腋下，伸手去摸衣裳兜兒。摸了一會兒，取出來一條大手絹和為護照預備的兩個長條圖章。“許是都對了。你拿去吧。大概需要趕快把它們交出去。你知道是給誰預備的嗎？也許是給索爾莫沃的人預備的吧？”

魯保茨基接過圖章，一個一個地舉起來朝着亮光看一下。一個圖章上刻的是：“本證件有效期延長一年”，另一個上是：“……區警察署長驗訖”。

“據我看，很好，作得很漂亮。”魯保茨基擠擠眼睛，又說：“你很幸運，雅可夫，因為你父親有個刻字鋪。”他的臉突然紅了，急忙解釋說：“我指的是完成給你的任務。是你……自己刻的嗎？”

“這不重要。不過，當然，是自己刻的！至於談到方便不方便的問題，沃洛佳，你要明白……”

① 這是一句玩笑話，實際上當然是把油燈裹起來了。

“好啦！”魯保茨基嘟囔了一句，臉更紅了。“我明白——是父親。但是，老弟，永遠是這樣的。這是必然的事情：因為是父子的關係。”

“不管是父親或是旁人……”斯維爾德洛夫抬起肩膀又放下了。他跟魯保茨基並排站着，但是眼睛沒有一直看他。“也許你不這麼想，但是我要告訴你：問題不在於是自己人。即使在別人的刻字鋪刻的，也不能連累人家，比如，他有家庭，又有小孩子。”

“算了吧，雅沙^①。我懂得的不比你差。不過，干這樣的事情，人總是要冒險的。不冒險不成。”

“是的，假如那個人是自覺自願地冒這個險的話。”

“嗯，如果是自願地……”

“不，”斯維爾德洛夫抬起頭，來回地走着。“就說是同意干的吧，也同樣應該防備意外。就是說，必須挑選一個可靠的地方，讓誰也想不到。”

“雅沙，一般說，這就是作秘密工作的第一條規則嘛。”

“不是一般說，沃洛佳，而是每一次。”

“當然啦。”

“你同意嗎？”

“同意。在目前這件事情上也是這樣。你不該以為我不了解你的處境。”

“別談這件事情吧。”

① 雅可夫的簡稱和愛稱。

“不談了……你這是一本什麼書？”

“這就是那一本‘牛虻’。你聽着……”斯維爾德洛夫坐在箱子上，手搖着書。“第一，必須把它交給河上運輸工人。學校有個姓沙文的学生要來見你，我們約定，他要說：‘我想看看鴿子’。你明白嗎？他的名字是尼古拉·沙文。我想應該把‘牛虻’給他們讀一個星期。然後你就準備一本赫爾岑的著作，立刻就給他們，絲毫不耽誤。”

“你聽我說，雅沙。我早就想告訴你：你現在把你那里可疑的東西都送到我這兒來吧。因為我這里現在沒有危險：憲兵不能很快就來搜查第二次。”

“幸亏是你說了這話。你知道嗎，我甚至想……”

“你真是個……‘猴子雅沙’呀！也不害臊？等我先說！猴子！”

“可是，你是個倒楣的長頸鹿！你想那好一些嗎？”

他們互相看了一眼就哈哈大笑起來。魯保茨基把斯維爾德洛夫的膝蓋拍了一下，捏住它。斯維爾德洛夫哈哈笑着向後一躲。

“你等着，我來報復！”他的書碰到了挂夾鼻眼鏡的繩，眼鏡掉到旁邊去了。

魯保茨基用兩隻手象捕蛾子似的抓住了夾鼻眼鏡。

“好啦，”他說。“暫時講和吧，雅沙。把書給我。轉交給尼古拉·沙文嗎？好。可是你說了，這是第一。你再說說，第二是什麼。”

“第二……”斯維爾德洛夫用手從額部向頭頂擻了一下

立着的头发，接着說，“第二……我要告訴你，我已經决定了。”

“是嗎！完全决定了？”

“既然是决定了，怎么会不完…全！”斯維尔德洛夫把語尾拉得挺长。“今天就跟我父亲談。”

“可是……你准备好了嗎？你要注意，雅沙，必須把每个字都仔細想好。在这样的談話里，这是非常重要的。”

“話嗎？不。我認為，一个人如果对某种事情有了坚决的信心，你知道，就是完全相信了，那話自己就会出来。这是絕對的。故意想出来的話不过是花言巧語而已。”

魯保茨基注意地看了斯維尔德洛夫一眼，仿佛在計算是不是需要辯論。后来他就默默地坐下了，把盖箱子的麻袋上的补丁周围的棕紅色綫头緒一下，問道：

“还有第三件嗎？”

“沒有第三件了。”

“那么，我們就写讀書摘要吧。”

斯維尔德洛夫沒回答就向屋角堆的一堆破烂家具那边迈了一步，弯下腰。

魯保茨基也站起来，从另一方面繞过那堆破烂东西，把伸出来的木板踢了一脚，嘩啦一声，两只空罐頭盒子叮当地从上面滾下来。他挽起袖子，从一些椴木內皮纖維和彈簧下面抽出一本卷成卷儿的小冊子，小冊子外面包了一张学生練習簿的書皮。

斯維尔德洛夫拿起小冊子，在膝上把它摊平，說：

“能看見这个人就好了！即使不談話，光听听他說話也是好的。”他抬起頭，望着天窗，坐了幾分鐘。

一只鴿子落在窗台上。它轉着有冠毛的小腦瓜兒，莊嚴地轉向亮光。魯保茨基拍拍手，鴿子往下一蹲，就飛了。

“這是不可能的，雅沙。有一個人對我說，作者尼·伊林是被處死刑的亞力山大·烏里揚諾夫的弟弟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他現在在國外，大概是在瑞士。你自己也明白，他現在是不可能回來的。”

“我知道。不管怎樣，要是能看見他可真好呵！……而且，我相信，只要一開始，你瞧吧，他馬上就會在這兒，在俄國出現的。”

* * *

這是1900年的事情。中學五年級學生雅可夫·斯維爾德洛夫剛滿十五周歲。二十世紀開始了。它不僅在日曆上開始了，連空氣也充滿了新的味道。

乍一看，下新城彷彿在過着舊式的生活，雖然很囂嚷，有時還騷亂，但總算是一個河岸大商埠的平常的、穩定的生活。

碼頭上挂着寫上斗大的字的招牌：“卡明斯基弟兄公司”，“俄羅斯輪船公司”，“飛機”，“高加索與商神”。夏天駁船從早到晚在這些碼頭上裝貨卸貨；黑色的拖輪在伏爾加河上和奧卡河口高聲地和低沉地吼叫着，載木料的平底船、油船、木筏子排成一行一行。粉紅的和白色的輪船用濕漉漉的輪子猛烈地攪着水，飛快地向下游駛去。岸旁，成隊的

装卸工人扛着笨重的貨物在堆棧通到船仓的压弯了的跳板上来回跑着。船长在罵人。太阳安靜地、漠不关心地照着。伏加尔河的远景浸沉在貝壳色的烟霧里。

冬天城市里一片白雪；下面，碼頭上，屋頂上，——都是雪。船都进了船塢，来晚了的駁船都冻在冰里。清道夫把街上的雪扫起来，堆成又高又陡的白色大雪堆；各家院子里踏出了一些通到地窖和板棚的小道。

早晨和白天城市的街道上按照一定的鐘点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最初是小企业和小作坊的工人匆忙地跑过去。劝业場的地下室和倉庫，商店，面包房，粮食店，小鋪子等等的門門和笨重的大鎖响起来。中生成群地跑过去，背包叭噠叭噠地响着，或者揮动着用漆布裹着和用皮条捆着的書。后来，官吏們一个跟着一个，保持着一定距离，魚貫地走过去，耳朵和喉嚨都裹在灰色的旧式的长耳子駝絨风帽里。再后来各公司的推銷員就坐着馬車走过去。最后，商人骑的菊花青的快馬跑过去了，那馬披着带繮子的蓝色网，跑得心咚咚直跳。

黄昏时候，各家叭叭地关上窗板。青年們在大包克洛夫卡街上徘徊着，在溜冰場穿冰鞋滑冰，在商业俱乐部和公共俱乐部里跳卡德里尔舞^①，在戏院的上层樓座大声喧嚷，而全城的“上流人”都过着庄重的生活，有些人在靜悄悄地用紅心 K 和梅花 Q 占卦和算命。虽然根据紙牌算出世界的

① 四人組成二对，包括六个舞式的舞蹈。